



曹禺戏剧集

北京人

四川人民出版社

4.6

责任编辑：蒋牧丛  
封面设计：戴 卫  
插 图：杨力舟  
版面设计：李明德

**北 京 人**（三幕话剧）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5 插页11 字数143千  
1984年12月第一版 198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0册

---

书号：10118·795（平装） 定价：1.75 元



作者与夫人方瑞（“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和张瑞芳（右后）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王勃

---

## 人 物 表

- 曾 皓**——在北平落户的旧世家的老太爷，六十四、五岁。
- 曾文清**——他的长子，三十六岁。
- 曾思懿**——他的长媳，三十八、九岁。
- 曾文彩**——他的女儿，三十三岁。
-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个老留学生，三十七岁。
- 曾 霆**——他的孙子，文清与思懿的儿子，十七岁。
- 曾瑞贞**——他的孙媳，曾霆的媳妇，十八岁。
- 慷 方**——他的姨侄女，年三十上下。
- 陈奶妈**——哺养过曾文清的老奶妈，年六十上下。
- 小柱儿**——她的孙儿，十三、四岁。
- 张 顺**——曾家的仆人，年三十上下。
- 袁任敢**——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三十八岁。
- 袁 圆**——他的独女，十六整。
- 要账的甲、乙、丙。
- 警察

## 时间和地点

**第一幕** 时间：中秋节。

地点：在北平曾家小花厅里。

**第二幕** 时间：当夜十一点钟的光景。

地点：曾家小花厅里。

### **第三幕**

第一景 时间：离第一幕约有一月，某一天的傍晚。

地点：仍在曾家小花厅。

第二景 时间：翌日五点钟左右，天尚未亮的时候。

地点：仍在曾家小花厅。

## 第一幕

中秋节，将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旧宅的小花厅里，一切都是静幽幽的。屋内悄无一人，只听见靠右墙长条案上一座古老的苏钟迟缓地迈着“滴滴答答”的步子。屋外，主人蓄养的白鸽成群地在云霄里盘旋，时而随着散开一片泠泠的鸽哨响，异常嘹亮悦耳。从后面大花厅一排明净的敞窗望出去，正有三两朵白云浮在蔚蓝的天空。

这间小花厅是上房大客厅和前后院东厢房衔接的所在，屋内一共有四个出入的门。屋右一门通大奶奶的卧室，门上挂着一条精细的绿纱帘。屋左一门通姑奶奶——曾文彩的睡房，门上没有挂帘子，门框较小，比较肮脏，显得里面的屋子也不甚讲究。整个后墙的一面，是一排糊着蓝绸子的榻扇门窗，和一小部分壁橱似的小小的书斋。这榻扇门通大客厅，就是大客厅的侧门，占

有小花厅后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门槛前有一层石台阶，里面便是大客厅。打开榻扇就望见大客厅的气象十分轩豁，正是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门第。里面大客厅的门窗都开在右面，向前院的门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绿荫荫的枣树，藤萝和白杨。这时耀目的阳光透过大客厅的窗子射进来。小书斋的门额上有篆书“养心斋”三个大字的横匾。小书斋里左面一门（观众看不大见的）通后面的庭院和曾老太爷的寢室。沿墙是一列书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籍。窗前有楠木书案，紫檀凳子，案上放着笔墨画砚，磁器古董，都极其古雅而精致。主人们有时在这里作画吟诗，有时在这里读经清谈，有时在这里卜神课，无聊时就打瞌睡。

这间小花厅当年是作为一个谈机密话的地方。在曾家家运旺盛的时代，宾客盈门；敬德公，这位起家立业的祖先，创下了一条规矩：体己的亲友们都照例请到此地来坐候。如今过了几十年了，这间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孙们聚谈的所在。统管家务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孙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边隔壁，一切事情的吩咐和商量也离不开这个地方。虽然现在家道衰微，大客厅和西厢房都不得已租给一位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但这一面的房屋他们再也不肯轻易让出去，这是曾家最后的藏身之处。

这间屋子的陈设尽量保持当年的气派，一点也不觉寒伧。通大奶奶屋那扇八角形的玻璃窗打磨得非常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内屋与内屋之间也有玻璃窗），里



面掩着杏色的慢子——大奶奶的脾气素来不肯让人看见她在房里做些什么——仿佛锁藏着无限的隐秘。钟前横放一架金锦包裹的玉如意，祖传下来的东西。两旁摆列着盆景兰草和一对二十年前作为大奶奶陪嫁的宝石红的古瓶。条案前立一张红木方桌，有些旧损，上面铺着紫线毯，开饭时便抬出来当做饭桌，现在放着一大盘冰糖葫芦。靠方桌有两三把椅子和一只矮凳，擦得都很洁净。左墙边上倚一张半月式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门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几只绿绢包好的鼻烟瓶，两三本古书。当中一只透明的玻璃缸，几条金鱼在水藻里悠然游漾。桌前两三把小沙发和一个矮几。这面墙上悬挂一张董其昌的行书条幅，装裱颇古。近养心斋的墙角处，悬一张素锦套着的七弦琴，垂着橙黄的丝穗。后面在养心斋与通大客厅的隔扇之间的墙上挂着一幅淡远秀劲的墨竹，看来似乎装裱得不久。在这幅竹子的右边，立一个五尺高的乌木雕龙灯座，龙嘴衔一个四方形的，画着彩色的花鸟的纱灯。左边放一个白底蓝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里面斜插了十几轴画。缸边放两张方凳，凳上正搁着一只皮箱，半掩着箱盖。

屋内静悄悄的，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传来那时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嶙嶙不平的路上单调地“孜妞妞，孜妞妞”的声音。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呱哈哈”地吼叫，冲破了沉闷。

半晌。

远远自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进来曾大奶奶和张顺。他们匆匆穿过大花厅，踱入眼前这间屋子。张顺，一个三十上下的北平仆人，恭谨而又有些焦灼地随在后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个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里熏陶出来的女人。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虚伪，自私，多话，猜忌多疑，而自以为慷慨大方，任何一句话，在她听来都藏着阴谋，计算。她好在自己造想的权诈、诡秘的空气中钩心斗角。言辞间总显露着她那种谦和，孝顺，仁爱……种种一个封建社会贤妇应有的美德。她身材不高，兔眼睛微微有点斜。宽前额，高鼻梁，厚厚的嘴唇，牙齿向前暴突，两条乌黑的细眉，象刀斩一般地涂得又齐又狠。说话时，极好暗地窥看对方的神色，举止言谈都非常机警。她不到四十岁的模样，身体已经发胖，脸上仿佛有些浮肿。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碎花旗袍，金绣缎鞋，腋下系着一串亮闪闪的钥匙，手里拿着账单，眉宇间是恼怒的。

张 顺 （陪着笑脸）您瞅怎么办好，大奶奶？

曾思懿 （嘴唇一呶）你叫他们在门房里等着去吧。

张 顺 可是他们说这账现在要付——

曾思懿 （斜着眼睛）现在没有。

张 顺 他们说，（颇难为情地）他们说——

曾思懿 （眉头一皱）说什么？

张 顺 他们说，漆棺材的时候，老太爷挑那个，选这个，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现在福建漆也漆上了，寿材也抬进来了，（陪笑）跟大奶奶要钱，钱就——

曾思懿 （狡黠地笑出声来）你叫他们跟老太爷要去呀。你告诉他们，棺材并不是大奶奶睡的。他们要等不及，请他们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摆在家里我还嫌闷气呢。

张 顺 （老老实实）我看借给他们点吧，大八月节的，那棺材漆都漆了，大奶奶。

曾思懿 （翻了脸）油漆店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这么帮着这些要账的混账东西说话。

张 顺 不是，大奶奶，您瞅啊——

〔陈奶妈，一位六十上下的老妇人，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颤巍巍地走进来。她是曾家多年的用人，大奶奶的丈夫就吃她的乳水哺养大的。四十年前她就进了曾家的门。在曾家全盛的时代，她是死去的老太太得力的女仆。她来自田间，心直口快，待曾家的子女有如自己的骨肉。最近因自己的儿子屡次接她回乡，她才回家小住，但不久她又念记她主人的子女，时常带些土礼回来探望。这一次她又带着自己的孙儿刚由乡下来拜节，虽然步伐已经欠稳，头发已经斑白，但面色却白里透红，说话声音

也十分响亮，都显出她仍然是很健壮。耳微聋，脸上常浮泛着欢愉的笑容。她的家里如今倒是十分地好过。她心地慈祥，口里唠叨，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话就说，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外面套了青直贡呢的坎肩。黑裤子，黑老布鞋。灰白的小髻上斜插一朵小小的红花。

**张 顺** （惊讶）哟，陈奶奶，您来了。

**陈奶妈** （急急忙忙，探探身算是行了礼）大奶奶，真是的，要节账也有这么要的，做买卖人也兴这么要账的！（回头，气呼呼地）张顺，你出去让他们滚蛋！我可没见过，大奶奶。（气得还在喘）

**曾思懿** （打起一脸笑容）您什么时候来的，陈奶妈？

**张 顺** （抱歉的口气）怎么啦，陈奶奶？

**陈奶妈** （指着）你让他们给我滚蛋！（回头对大奶奶半笑半怒的神色）我真没有见过，可把我气着了。大奶奶，你看可有堵着门要账的么？（转身对张顺又怒冲冲地）你告诉他们，这是曾家大公馆。要是老太太在，这么没规没矩，送个名片就把他们押起来！别说这几个大钱，就是整千整万的银子，连我这穷老婆子都经过手。（气愤）真，他们敢堵着门口不让我进来。

**曾思懿** （听出头绪，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讨她的欢喜，对

着张顺)天啊,哪个敢这么大胆,连我们陈大奶妈都不认得?

**陈奶妈** (笑逐颜开)不是这么说,大奶奶,他们认得我不认得我不关紧,他们不认识这门口,真叫人生气。这门口我刚来的时候,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对张顺)就你爷爷老张才,一年到头单这大小官的门包钱,就够买地,娶媳妇,生儿子,添孙子!(笑指着)冒出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张 顺** (遇见了爷爷辈的这般倚老卖老的同事,只好顺嘴胡溜,嘻嘻地)是啊,是啊,陈奶奶。

**曾思懿** 坐吧,陈奶妈。

**陈奶妈** 哼,谁认得这一群琉璃球嘎杂子!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还在当少爷呢,(一比)大爷才这么点大,那时候——

**曾思懿** (推她坐,一面劝着)坐下吧,别生气啦,陈奶妈,究竟怎么啦?

**陈奶妈** 哼,一到过八月节——

**曾思懿** 陈奶妈,他们究竟对您老人家怎么啦?

**陈奶妈** (听不清楚)啊?

**张 顺** 她耳朵聋,没听见。大奶奶,您别理她,理她没完。

**陈奶妈** 你说什么?

**张 顺** (大声)大奶奶问您那要账的究竟怎么欺负您老人家啦?

**陈奶妈** （听明白，立刻从衣袋取出一些白账单）您瞅，他们拦着门口，就把这些行子塞在我手里，非叫我拿进来不可。

**曾思懿** （拿在手里）哦，这个！

**陈奶妈** （敲着手心）您瞧，这些东西哪是个东西呀！

**曾思懿** （正在翻阅那账单）哼，裱画铺也有了账了。张顺，你告诉大树斋的伙计们，说大爷不在家。

**陈奶妈** 啊，怎么，清少爷！

**曾思懿** （拿出钱来）叫他先拿二十块钱去。你可少扣人家底子钱！等大爷回来，看看这一节字画是不是裱了那么多，再给他算清。

**张顺** 可是那裁缝铺的，果子局的，还有那油漆棺材的——

**曾思懿** （不耐烦）回头说，回头说，等会见了老太爷再说吧。

**张顺** （指左面的门，低声）大奶奶，这边姑老爷又闹了一早上啦，说他那屋过道士墙要塌了，问还收拾不收拾？

**曾思懿** （沉下脸）你跟姑老爷说不是不收拾，是收拾不起。请他老人家将就点住，老太爷正打算着卖房子呢。

**张顺** （不识相）大奶奶，下房也漏雨，昨天晚上——

**曾思懿** （冷冷地）对不起，我没有钱，一会儿我跟老太爷讲，特为给你盖座洋楼住。

〔张顺正在进退不得，外面有人声：“张爷，张爷！”〕

**张 顺** 来了！——（由通大花厅的门下）

**曾思懿** （转脸，亲热非常）陈奶妈，您这一路上走累了，没有热着吧？

**陈奶妈** （失望而又不甘心相信的神气）真格的，大奶奶，我的清少爷不在家——

**曾思懿** 别着急，您的清少爷（指右门）在屋里还没起来，他就要出来给他奶妈拜节呢。

**陈奶妈** （笑呵呵）大奶奶，您别说笑话了，就说是奶妈，也奴是奴，主是主，哪有叫快四十，都有儿媳妇的老爷给我——

**曾思懿** （喜欢这样做作）那么，奶妈，让我先给您拜吧！

**陈奶妈** （慌忙立起，拉住）得，得，折死我了，您大奶奶都是做婆婆的人，哎，哪——（二人略略争让一会，大奶奶自然不想真拜，于是——）

**曾思懿** （一笑结束）哎，真是的。

**陈奶妈** （十分高兴）是呀，我刚才听了一愣，心想进城走这么远的路就为的是——

**曾思懿** （插嘴）看清少爷。

**陈奶妈** （被人道中来意，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您啊，真机灵！咳，我也是想看您大奶奶，悻小姐，老太爷，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您想，

这一大家子的人，我没看见就走——

**曾思懿** 怎么？

**陈奶妈** 我晚上就回去，我跟我儿媳妇说好的——

**曾思懿** 那怎么成！好容易大老远的从乡下来到北平城里一趟，哪能不住就走？

**陈奶妈** （又自负又伤感）咳，四十年我都在这所房子里过了！儿子娶媳妇我都没回去。您看，哪儿是我的家呀？大奶奶，我叫我的小孙子给您捎了点乡下玩意儿。

**曾思懿** 真是，陈奶妈，那么客气作什么？

**陈奶妈** （诚挚地）嗐，一点子东西。（一面走向那大客厅，一面笑着说）要不是我脸皮厚，这点东西早就——（遍找不见）小柱儿，小柱儿！这孩子一眨巴眼又不知疯到哪儿去了。小柱儿！小柱儿！（喊着喊着就走出大客厅到前院子里找去了）

〔天上鸽群的竹哨响，恬适而安闲。〕

〔远远在墙外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那是一对小酒盅似的黄晶晶的铜器，迭在掌中，可互击作响——叮冷有声，清圆而浏亮，那声节是：

“叮嚓，叮嚓，叮叮嚓，嚓嚓叮叮嚓。”操着清脆的北平口音，似乎非常愉快地喊卖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弄<sup>①</sup>碗尝一尝！（到了此地索性提高嗓门有调有板地唱

① 读若“闹”。



起来)酸梅的汤儿来<sup>①</sup>。哎另一个味的呀!”冰盖又继续簸弄着：“叮嚓嚓，叮嚓嚓，嚓嚓叮叮嚓。”

〔此时曾思懿悄悄走到皮箱前，慢慢整理衣服。

**曾思懿** (突然向右回头)文清，你起来了没有？

〔里面无应声。

**曾思懿** 文清，你的奶妈来了。

〔右面屋内曾文清的声音：(空洞乏力)知道了。  
为什么不请她进来呀？

**曾思懿** 请她进来？一嘴的臭蒜气！到了我们屋子，臭气熏天，你受的了，我可受不了。你今天究竟走不走？出门的衣服我可都给你收拾好了。

〔屋内文清的声音：(慢悠悠地)鸽子都飞起来了么？

**曾思懿** (不理他)我问你究竟想走不想走？

〔屋内文清的声音：(入了神似地)今天鸽子飞得真高啊！哨子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

<sup>①</sup> 读若“雷”。